忠獻韓魏王家傳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二月四月四路帥皆改觀察使公爲秦州觀察使范仲淹等三帥皆力辭不拜公獨不辭上表謝曰議者惜臣兹授謂匪義遷臣但以處不避汚事上之節遜而就職守道之常當朝廷憂邊之秋非臣下擇官之日辭之則有可疑之迹擬希求進用之嫌受之則有從權之名協軍旅稱呼之便既而仲淹等尚未受命公奏曰臣始者上體朝意即時拜命稱謝將佐等謂臣別無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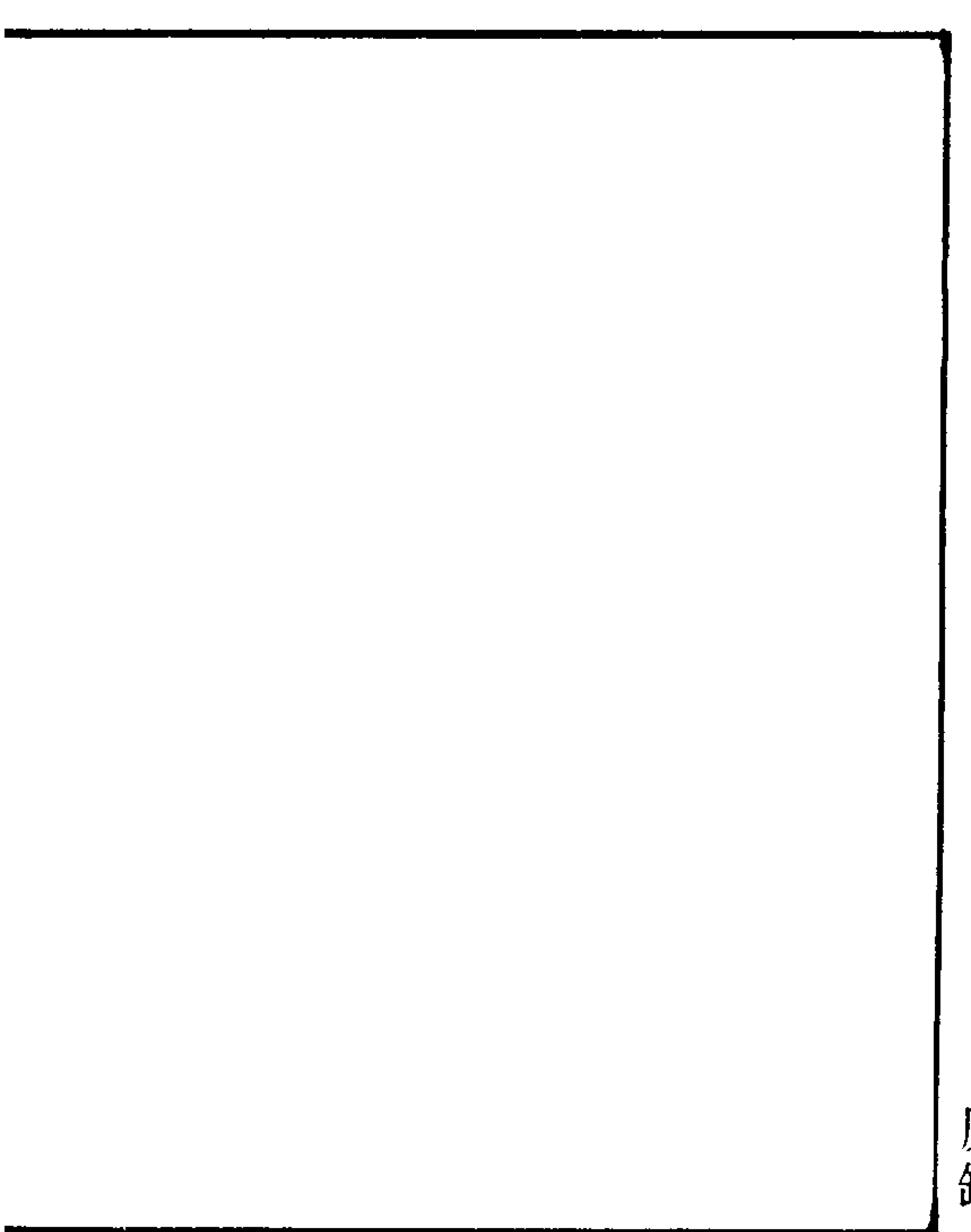
外亦甚恩悅俄聞仲淹王沿龐籍皆累表避免恐朝廷以臣授職難於措置即乞并臣所授罷之兼不知臣者謂他路帥之爲得宜臣則壯年貪祿而已方俟命未報今準詔旨令臣依樞密直學士立位繫銜臣本以嫌疑略布誠懇豈敢較品秩高下況朝廷自有定著不可以恩私亂也詔爲見充經略安撫使立位繫銜依前項指揮寧遠承寧二寨控扼賊路人户素繁富城隍頹圮命部將率禁卒增築之閏九月西賊寇鎮戎軍公即遣部將紀質率兵數千邀擊過賊於乜耳承擊之關涇原將葛懷敏戰沒於定川寨

又遣總管許懷德將軍十二營駐鳳翔府以策
應懷敏既敗賊抵渭州涇原路移文諸州使備
賊長驅入關公曰賊雖至渭州當是抄劫游兵
乃慰諭屬部無令驚擾果如公言十月授右諫
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范仲淹亦進官制略曰援
護邊防安輯關輔皆著勤效簡在朕心公辭曰
得還舊職固為榮幸比賊犯隣道將卒潰亡雖
遣萬兵為援實無毫髮之助不當遷官以速
公議詔報曰邊任方重朝命已行宜速祗授不
須堅辭更思禦捍之計上以涇原之敗王公已
貶降乃御前出劄子付公曰陝西沿邊自分委

四路以來頗聞訓齊士卒修營城堡并驅踰年
下來犯塞朝廷本謂寇兵儻來必能固守封陲
推彼兇燄亦斯涇原路將帥無謀輕出鬬戰既
誤國計慮啓戎心今雖已除文彥博代三泓狀
青壖葛懷敏關亡失使臣軍馬器械並已那移
補填仍於永興軍別置都總管司 一如四路已
聚兵馬精加訓練准備分擘應援及鎮守關輔
兼聞渭州鎮戎軍一帶昨經虜掠道路方通或
賊馬向去復來 如何控扼縱使涇原文梧得定
豈不防邠路作過西鄙之患平定未期卿等早
副朝廷久處邊任雖稽殄寇之效備存許國之

誠以有深謀破其姦計候〻子到日審細從長
經度捍禦之策具陳利害令梁陞張庚齎狀赴
闕公上章歷陳王師不利之因又畫禦賊之策
大略曰前嘗上淺攻之策是時民力未甚疲耗
北虜未有間隙以中國之氣吞之其勢宜稍衰
今民力已因北虜觀釁而動是攻討之策當置
之而不言今若召勇猛偏將五七人使募敢死
軍民一二萬屯於一路俟賊入寇合本路兵馬
出擊若犯他路使擣虛因糧直抵興州覆其巢
穴縱未得志他時深入豈不顧慮此計如狂用
之或有奇功朝廷方以公言爲當而元昊請和

矣十一月公與范仲淹同充陝西四路沿邊都
總管經略招討安撫等使並駐於涇州公奏曰
西賊搆叛之初朝廷委夏竦范雍以經畫之任
竦居永興專制涇原秦鳳路雍居延州專制鄜
延環慶路朝廷尋以永興去邊地遠乃移竦於
涇州暨賊犯延安范雍被責即以夏竦爲陝西
都部署[illegible]復居永興軍差臣與范仲淹佐之仲
淹繼乞知延州臣則常在涇原蓋以耳目所接
易於裁制時夏竦在永興但關牒書行文移而
已去年春臣與范仲淹俱有罪累朝廷又差陳
執中同陝西都部署[illegible]兼知永興軍未幾移夏



原缺

徙秣四路乃曰不可失信諸蕃乃巡邊畢至涇
州公在秦招徠諸羌馬偃佔以市之又遣使誘
諭唃厮囉進馬入漢厚償厥直校往歲之入幾
增數倍又以籠竿城據六盤山下居山外四寨
之衝宜建軍屯兵以扼賊入寇之路詔爲德順
軍未幾西界遣賀從勉納款公因與范公同言
今元昊將納和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合
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
望不改僭號之請則不可許其詞厚禮從兀卒
之稱亦有大可防者臣等觀朝廷信賞必罰今
已踰白師臣奉詔已得便宜又舊將漸去新將

漸升前弊稍除將責實效約束將佐不令輕出
訓練軍馬率多變法但令極塞城寨或未堅牢
新集之兵未可大戰若賊今春便來以臣等計
之尚可憂虞然大軍持重奇兵夜擊宜無定川
之敗也如俟秋而來則城寨多固軍馬已練或
堅壁而守或據險而戰無足畏矣臣等已議於
一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號令齊一陣伍精熟
文使熟戶蕃兵與正軍參用則橫山一帶族障
可以圖之降我者使之納質而厚其官賞各令
安居籍爲熟戶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從則戮
我亟鼓行山界不爲朝去暮還之計元昊聞之

若舉國而來我則退守邊寨足以困彼之衆若
遣偏師而來我則據險以待之蓄兵無糧不能
久聚退散之後我兵復進使彼復集每歲三五
出元昊諸廂之兵多在河外頻來應敵疲於奔
命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且近於我自來內附
因選酋豪以鎮之足以斷元昊之手足矣然乞
朝廷以平定大計爲意當軍行之時不以小勝
小衂黜陟將帥則三五年間可集大功仍詔中
外臣僚不得輒言邊事以沮永圖我太祖太宗
統御四海創萬世之基業今以三五年之勞再
定西陲豈以爲晚耶契丹聞國家深長之謀必

濯而保盟不復輕動然後中國有太平之期矣
臣等所以言彼賊非禮之求不必從者蓋有此
議也臣等早蒙聖獎擢預清班西事以來供國
驅使三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願聞納和少圖
休息非樂職於矢石之間蓋見西戎強梗未衰
挾以變詐若朝廷處置失宜他時侵亂為中原
大禍豈止今日之邊患乎臣等是以不敢念身
世之安忘國家之憂須罄芻蕘少期補助望於
納和禦侮之間孝宗廟諱其處置為聖朝長久之慮
時公與范公在兵間宣勞已久名重一時上欲
用為輔弼遣內侍李允貞諭曰日近差遣兩地

臣僚亦差除悶已指揮中書劄記候將來邊事
稍寧詔卿用在兩地非擬議亦非臣僚奏舉特
出朕意先諭卿知仍密舉可代卿邊任者以聞
公以元昊雖約和而誠僞未可知願盡死塞下
不敢舉官明年四月與范公同召爲樞密副使
公自請捍邊至五表詔諭以已差鄭戩爲代命
不可出公旣至鄭州又不敢赴闕復辭上遣中
使趣入對旣就職公上疏曰臣聞漢文帝襲高
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富刑措不用時
賈誼上書言事尚以爲可慟哭太息豈其過哉
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

世而無窮者也今陛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載矣而臣竊歎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者何哉益以西北二虜禍變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暇廣有援引請粗陳其大槩竊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虜氣愈驕自以爲昔時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近者復

幸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求割關南之地以
啓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爲之隱忍歲益金繒之
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名以自尊大其輕
視中國情可見矣又元昊父祖以來畜養奸謀
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內恃兵力至元昊則
好亂逞志西併甘涼諸蕃以拓境土自度種落
强盛故僭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鼎峙之勢非
知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耳且元昊累歲
盜邊官軍屢衄今乘定川全勝之氣而遣人納
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或謂昨
假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

能使元昊罷兵則不能使元昊舉兵乎況北來
辭禮驕抗殊未屈下北虜之言既已無驗亦恐
有合從之策夾困中原朝廷若彰西民之勞暫
求休養元昊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
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移書
過邀等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隳其誓
約然後驅犬羊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
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哉
若委西鄙於藩臣專事北寇陛下親御六師臨
澶淵以待之即未知今之將率事力與環衛統
帥比真宗北征時何如哉如欲駐蹕北京以張

罪執以恐虜勢衆由德勝度河直趨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室家所在而一燕城守之備陛下可以擁北方之衆卻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晝夜泣血者誠憂及于此冀陛下一痛而急為拯救也朝廷若謂金之盟約尚可固結則前三十年之信誓朝廷何負二虜而一旦違之哉彼豺狼之心見利而動又可推誠而待之乎夫得以先見預為之防則功逸而事集若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使良平復生為陛下計亦不能及矣臣是以夙夕思之朝廷若大新紀律則必不能革時弊而強大

愚臣輙舊當今所宜先行若七事條例以獻其大略一曰清政本夫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立多苛碎纖末之務中書公事雖不預聞恐亦頗此謂宜詔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為法可擬進者無留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得從容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今政府備故事纔午即出欲稍留則恐疑衆退朝食罷忽遽簽書而去何暇款及疆事哉謂宜須未正方出近此一時以專邊論三曰擢材賢自承平以來用人以叙遷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祐聚議累日不能得謂

宜倣祖宗舊制於文武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北虜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近慢書之至騷然莫知所謂宜選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五曰固河東前歲昊賊陷豐州掠河外熟戶殆盡麟府勢孤絕宜責本道帥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爲持久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充已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寬而衆心安矣七曰營洛邑今帝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議興葺則爲張皇勞民

不若陰營洛邑以爲遊幸之所歲運太倉羨餘之粟以實其廩庾坐居壯矣繼又陳八事大略謂當今救斂之術不過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抑僥倖進有能之吏退不才之官去冗食之人孝宗廟諱入官之格然數事之舉謗必隨之願委信輔弼聽其措置雖有怨謗斷在不疑則紀綱漸振而太平可期二虜豈足爲國家之患哉上嘉納之公又與范公同對於崇政殿上御戎四策曰昨元昊叛命王師數出不利而北虜舉數十萬衆謂元昊是舅甥之邦中國不當稱兵國家以生民之故稍增金繒以續盟好之事今元昊

雖暫求通順後如物力稍寬則又有長驅深入并吞關輔之心何以知之昨定川之戰彼作僞詔誘脅邊人欲定關中益漢多叛人陷於窮漠必以劉元海符堅元魏故事日夜游說元昊使其侵取漢地而以漢人守之則富貴功名衣食嗜好可如其意乃知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爲賊謀也朝廷若從其和則北戎要功下視中國若拒絶之則元昊今秋必復大舉北戎尋亦遣使問所以拒絶元昊之故或使擁兵塞外張勢脅我國家必於陜西選將調兵移於河北未戰而西陲已虛元昊乘虛而來必

得志於關輔此二虜結亂之勢何以禦之臣等思和與不和俱為大患然則為今之謀者莫若擇帥練兵日計用武之策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而盟約可固如不我知輕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困可擊未必能為中國之患試畫一言之其一曰臣等觀西戎蓄禍積有歲年元昊外倚西戎屢乘戰勝而乃輙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猶干請多端姦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為念不可不納如唐高祖太宗之雄略猶屈於突厥當始畢之卒為之舉哀廢朝遣百僚

語館形其來使其屈禮之甚也又太宗馳六騎於渭上見頡利與語復親與之盟既退左右勸擊之太宗謂我擊彼敗懼而修德後患必深乃周旋俯就使之驕怠一旦遣李靖擒之威振四極此感主之謀也陛下當如唐高祖太宗降禮款辭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將練兵以攻守為實務彼不背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討有宜此和策之得也其二曰元昊未叛命時歲受朝廷恩賜甚厚尚或時擾邊境今累次大衆曾無沮敗乃遽請和實畜險計非屈伏之志也今若以權宜許之更當嚴作守備然陝西減

兵則守備不足不減則物力已困臣等以謂沿
邊城寨須日加繕葺使戎虜之心無所窺伺又
久守之計則莫如蓄土兵蓋其衆諳山川而多
習戰鬬之力比之東兵其功相倍然沿邊次邊
土兵數少而分守不足當更於要便城寨益招
置之若有近裏土兵願改隸沿邊寨者即遷其家
而聚集之況慶州昨創大順城欲置振武保捷
兩指揮乃於永興華州耀州土兵中召願守寨
者而應募甚衆何則關內諸州土兵多在邊上
或代歸而數月之間復出遠戍豈但星霜之苦
極傷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其家婦頗多犯法

人情久則怨起如得所遣其家於沿邊住營更迭出戰以母妻子樂其寨故每路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輕動蓋不知賊人巢穴何路其備常如寇至彼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點集併攻一路故大半之衆動號十餘萬以我分守之兵拒彼專舉之勢衆寡不敵遂及於敗且彼為客當勞而反逸我為主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使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等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爲三軍訓以新定陣法候其精

欲長驅而來我則使將出奇以躡其後欲保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并力以乘其弊彼將進而無利退而有禍三兩舉勢必敗亡此守策之得也

其三曰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戰惟橫山一帶蕃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餘里人馬精勁慣熟習戰鬬之事與漢界相附每大舉入寇必為前鋒故西戎以山界蕃部為強兵漢家以山界熟戶及弓箭手為善戰以此觀之各以邊人為強所以秦漢驅逐西戎必先得山界之地彼既遠遁然後以河為限不能深入儻元昊歸款則請假和策以撫之用守策以

待之或順而翻變則有可攻之策竊計陝西四路之兵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分守城寨故每路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輕動益不知賊人果犯何路於備常如寇至彼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點集併攻一路故犬羊之衆動號十餘萬以我分守之兵拒彼專舉之勢衆寡不敵遂及於敗且彼爲客當勞而反逸我爲主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使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等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爲三軍訓以新定陣法候其精

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互掠于拱山降者斜賞厚賞各令安土拒若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軍先出城必大衆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勿與之戰不越旬月彼自困弊勢將潰歸則我復出環慶之軍彼必再點兵而來即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入使賊奔命不暇部落携怨我則兵勢自振如宥綏二州金湯白豹折薑等寨皆可就而城之其山界蕃部去元昊且遠求援不及又我以堅城據之以精兵臨之彼既樂其土復遥以威必須歸附以圖自安三二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

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橫山之勢可謂斷其右臂矣復漢唐之舊疆豈今日之生事此攻策之得也其四曰臣等既以三策陳之又以北戎爲憂且北戎久强於後唐日以兵四十萬送石高祖至洛陽立爲天子遂與石晉爲父子之邦邀求無厭晉不能支一日釁起長驅直抵京師虜石少主暨當時公卿盡室而北爲中原千古之恥國家始與之結和將休兵養民有所待也及天下無事人人懷安不復存征戰之議前年北虜驟起詭謀稱兵有割地之請今來元昊欲議和又欲因而要功其挑命重爲不大爲之備禍未

可量且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備一舉直陷京師故戎心于今驕慢且爲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入我以京師無備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或勝則更無所顧直趨澶淵張犯闕之勢至時遣使邀我以大河爲界將何以禦之是京師不可以無備也若京城堅實則戒河朔之兵勿與之戰彼不得戰則無乘勝之氣欲謀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擊之皆可也故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時起六百里内男女城

長安二年而就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而就
令約二年而成之則民不勞而利大不可不丞
計也是日公與范公指陳於上前數刻乃罷元
昊既遣賀從勉至其牒稱大授禮法延祚元年
及云本國大王爲已據本處國號燕上章表體
式令有由書內男邪泥定國兀卒[illegible]詳祖霄上父
南朝皇帝其兀卒如古單于可汗之類南朝使
至本國坐蕃宰相之上見兀卒時兀卒離雲床
問聖體萬福願與南朝百年爲父子兼契丹遣
人到本國言南朝今冤適言知契丹與彼是親
請論令早議通和故遣從勉等來從勉至都亭

驟承受使臣取來書至二府乃諭以文字名體未正又名一字犯聖祖諱不敢進稱兆雖恭順然亦無不稱臣之理乃遣邵良佐同往議之後又遣人至亦未從朝廷約束時二府以宿兵已久姑欲從之公執爲不可衆未聽屢合對於上前宰相晏殊曰衆議已同惟韓琦爲不然仁宗顧公公歷陳其未便上曰更且議之公至政事堂持議益堅晏殊至變色而起公乃退而上章曰今西界遣人議和其患有三朝廷曾達意比虜欲令元昊納款其答書云梁適口陳夏臺之事已差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祥彰武軍節度

使王惟吉齎詔諭元昊令息兵況其先臣德昭北朝曾封夏國王仍許自置官屬至元昊亦容襲爵自來遣人進奉每辭見燕會並陛坐於矮殿今兩朝事同一家若元昊請罪其封冊禮待亦宜一如北朝臣觀邵良佐賊中語錄乃云賊言朝廷議和何必往問契丹昨昊賊先遣人至保安軍言爲朝廷差梁諫議適往北朝令本國議和北朝亦差耶律祥等至本國故遣賀從勖等持書而來盟是昊賊因北虜遣意而來及與良佐語反不承納又所求稱號即與北虜書中事體相違此事固有疑若朝廷且務休兵許其

不臣契丹聞之必然別索名分既不可屈則恐因此爲名輒隳誓約此一患也若只許册爲國主略增良佐所許歲遺之數朝廷更不差人只令來人齎詔而回恐賊未副所望則謂朝廷已與之絕必怨而瀆兵此虜亦謂得其來意緣此生事此二患也若再遣人齎詔諭以封册之禮不可異於此朝廷優增良佐所許之數賊既從命則契丹以爲已功遣使來賀或過自尊大或頻有邀求文則難從此三患也朝廷始欲假契丹以制元昊事未可知而三患已形勢不得已則莫若擇其輕者行之其欲呼爲吳祖及自稱

年號又遣使到彼參於殿上與陪臣爲列此終
豈爲便望且令中書樞密院再三論難使朝廷
得大體契丹無爭端以此議和庶爲得策朝廷
遂遣大理寺丞張子奭往與之議子奭回元昊
雖復欲稱臣然歲乞賣青鹽及增歲給之數公
又言子奭嘗諭西界令盡還前所侵延州地終
未聽從此於朝廷所繫者大且栲栳塞門安遠
黑水等寨自爲賊所破直至延州更無障蔽其
承平長寧南安等寨亦當時倉卒棄之今若遂
不修復則斥候至迫而邊民不收耕殖豈得爲
延州之利乎又聞賊更欲每年入中青鹽十萬

斛今只以解鹽半價糴之已及二十餘萬貫并
所討蕃帳僅四十餘萬比乃與北虜之數相當
議者又欲許其入中青鹽却復所侵邊地臣竊
思之亦恐未為全計也緣青鹽只於保安軍入
中必難盡易當須官自輦置別州且疲弊之後
可復興此勞役乎自來沿邊熟戶與西界蕃部
交通為常人率以青鹽價賤而味甘故食解鹽
者殊少邊臣多務寬其禁以圖安輯惟漢戶犯
者必配隸之刑皆無虛月今若許入中青鹽其
計官本已重更須增價出賣則恐沿邊蕃漢盡
食西界所販青鹽無由禁止解鹽之利日漸侵

削而陝西財用不得不屈矣是使西賊蓄銳俟
時禍變不測其勢必然今急欲議和若但見目
前苟且之利而不顧貽患於國家欲乞朝廷熟
慮今來所許歲幣已厚須是盡還延州侵地方
與約和其欲入中青鹽決不可許若西賊緣此
未肯納款即乞早議修復侵廢城寨爲一路經
久保守之計其後夏州又遣張延壽等來使人
凡五至闕下元昊卒稱臣進納栲栳鎌刃南安
承平四寨朝廷止增歲幣不許通青鹽封冊爲
夏國主云公以西夏講和之初邊防當有處置
乃言朝廷已封冊夏國又契丹以西征回來告

當此之時若便謂太平無事則後必有大憂者
三若以前日之患而慮及經遠則後必有大禍
者一請略言之自羌人從邊以來于今七年小
入大至未嘗挫其鋒今來累勝之氣而與朝廷
議和若得非凡軍興之物悉取其國人而所獲
不償所費又久絕在邊和市上下困乏故暫就
稱臣之虛名而歲邀二十萬之厚賂非為得計
邪且契丹勢素強而夏人尚敢與之抗衡若使
其歲享金繒及和市之利國內充實一旦我之
邊備少弛則必有窺圖關輔之心此臣所謂後
必有大憂者一也契丹昨以羌人誘致邊民遽

往討伐既不得志而還見朝廷封冊寵賚其心
必固不樂近諜者傳契丹國人語云往河西趣
沙漠中所得者唯牛羊爾若議南牧則子女玉
帛不勝其有臣恐契丹異日或更有邀求或請
絕西人之和以適其貪且河北兵驕不練忽爾
奔衝則必震動京師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
二也又昔石晉假契丹之力以得天下歲財遺
繒帛三十萬今朝廷歲遺契丹五十萬夏國二
十五萬使二虜日以富強而國家取之於民日
以朘削不幸數來水旱之災則患生腹心不獨
在二虜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三也昨契丹

自恃盛彊意欲平吞夏國倉卒興師反成敗衂
犬戎之性切於復讎必恐自此交兵未已且夷
狄相攻者中國之利此誠朝廷養謀觀釁之時
也若能内緝紀綱外練將卒休息民力畜斂財
用以坐待二虜之弊則幽薊靈夏之地一舉而
可圖振耀威靈彈壓夷夏豈不休哉此臣所謂
後必有大利者一也臣願陛下深思去大災而
取大利則為天下之福今范仲淹富弼往河東
河北經制邊事必有所陳然臣久在陝西歆陳
陝西合措置事凡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雖
能招討使爲邊備不可弛請仍選有才望近臣

爲之主帥特降手詔委之久任使其經營一方以備羌人翻覆之變又四路所駐兵十分中宜留六分在邊二分令東邊二分從屯近裏州軍其鄜延路從屯河中府環慶涇原路從屯邠州永興軍秦鳳路從屯鳳翔府逐路分鈐轄一員駐泊都監二員與逐處知州同行訓練而本路仍領之非有事宜不得輒抽動其從屯軍馬處知州才望輕者請選人代之又四路所抽就糧土兵請委逐路帥臣相度歲分兩番留一番在邊一番放歸本處不唯減節邊上糧草兼使無久戍之勞又陜西州軍經南郊賞給之後官帑

例皆是虛今乞作從若過陝西宣撫則又有軍閤侍從從益所費若臣策可行陝西亦別無處置不必令奄更作也復見諸路昨招收宣毅兵雖十一萬然朝廷物力未充何以贍給況閭里竊發自有巡檢縣尉可以捕捉若防群盜只當益老一路都會之地不必每州盡要防守其宣毅兵欲乞河北河東外其京東京西淮南兩浙江南荊湖福建等路每指揮可減以三百人為額後有闕即招填之今天下兵冗不精耗蠹財用陝西河東河北京東州軍已曾差官揀選其餘路亦請選近上內臣分往揀選所費冗食可

謝而經費可給也上悉施用其言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三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四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八月以公爲陝西宣撫使知制誥田況副之初西夏方議講和公以謂邊備不可弛請與范公互往陝西既命范公陝西宣撫俾未行而移文詢事范公又奏河東亦當爲備仁宗謂任中師嘗知幷州令可往亦如范公未須行公言賊請和無它則二人選領宣撫之事可矣彼若未副所望必乘忿爲邊患當速遣仲淹河東則臣方在可備奔走不煩遣宿舊大臣上於是罷中師

行以公代范公往陜西范公宣撫河東京行而請益兵數萬𢿱河陽滿中及以兵從公以爲不必請以上前議未合退於殿廬中范公猶爭以非益兵不可公曰若爾則某乞自行不用朝廷一人一騎范公色怒欲再請對以道公語會杜祁公富公皆賛公說卒不發兵范公亦不以爲忤也公既至關陜屬歲大饑群盜嘯聚商虢之郊張海郭貌山党君子范三李鐵槍者爲之渠率衆稍相合洪京西界劫掠州縣環遶虢州盧氏之東洛陽長水之西脅從者僅千餘人繼而光化軍宣毅卒叛五百餘人僉竄邵興爲之長

往商於滾口衆已千餘人與永興東路都巡檢使上官珙遇珙與戰失利珙之餘軍以失主將悉潰散於藍田界上藏匿山谷間邵興又距商百里揭榜招誘本州鑄錢監重役配兵約二千人皆鄜延涇原失陷主將正軍及鼎澧岳鄂累作過人配隸籍中商虢藍田馳急報於延雍而帥臣未有所處會公入關尋遣屬官辟向來傳往商於料簡錢監役兵其舊係沿邊禁軍即令却歸元配州軍仍隸籍鼎澧岳鄂州壯健役兵並押赴陜府填龍猛龍騎壯勇闕額與誘致之謀遂不得行又遣侍禁黃琮范遷齋宣撫司牓

招致上官珙下散軍諭以免罪歸所屬仍召揚拙謝雲行張信將沿邊土兵入山捕張海等邵興以撫捜迫逐急竄入興洋界又遣秦州將官李方邀殺之張海等相繼殲殄擒捕餘黨殆盡關輔遂按堵矣是冬大旱河中同華等十餘州軍物價翔貴饑民相率東徙出關公即選官分諸州縣發省倉以賑之又奏差提點刑獄許宗壽專切往來提舉時止蒲華同三州救濟過二百五十四萬二千五百三十七人他州人數稱是時民力久困公乃蠲賦役察官吏能否著陞黜之又以兵數雖多而雜以疲老耗用度選禁

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萬二千餘人後因此乞
選諸路軍不堪戰者爲廂軍云若謂兵驕久一
旦澄汰恐致亂則去年韓琦汰邊兵萬餘人豈
聞有爲亂者公使還復陳涇州置四路招討
非便詔罷之復逐路經略安撫使公以陝西解
鹽自改法以來議者多以爲不便惟太常博士
范祥所論最精密公請令祥與三司講經久之
利朝廷遂遣三司副使魚周詢同祥至陝西相
度利害周詢還且言祥法可行三司亦請如祥
議轉運司言恐失范宗傑前法所得之課公言
宗傑前法官自鬻而吏苦其載之役於邊儲無

補弊之新法使商旅入緡於沿邊而得鹽沿邊芻糧以見錢而糴不勞民而其利博頗必行之時議者雖未一而其後卒用弊法又薦國子監直講石介青州千乘縣主簿孫復介宜置之文館復請改京官從之初上既用公與富公范公在二府銳意天下事責成大臣出手詔曰比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次拔擢今韓琦暫往陝西仲淹弼宜與宰臣章得象有當世急務可悉陳之公得是詔益勇於報效時朝廷自西鄙用兵二府多合班奏事公抗言辭[illegible]未嘗顧避事雖屬中書有不當者亦對上[illegible]

以寶同列多不悅獨仁宗識之曰韓琦門直監
進奏院蘇舜欽因本院賽神娛飲請會者皆當
世聞人舜欽宰相杜衍之壻御史以故極論之
事下開封府劾治上夜遣宦官散捕同飲者送
獄翌日公對曰夜來聞遣內臣遶京師捕館職
甚駭物聽此事但付有司自有行遣陛下自即
位未嘗爲此等事今日何至如此上悔見於色
在朝藪邪者既欲因奏邸事傾正人宰相章得
象晏殊不可否參知政事賈昌朝陰主之張方
平宋祁王拱辰輩皆同力以排至列狀言王益
柔作傲歌罪當誅益柔范公所薦試館職也中

書方進禀此事公徐進曰益柔狂語何足深校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方用兵大事固不少不聞略有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亦其意可見也上意釋然富弼河北宣撫還至都門除知鄆州公上疏曰臣伏覩前月二十九日杜衍范仲淹富弼並罷政事出補外任臣竊謂陛下用杜衍爲宰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此必陛下見其過失非臣敢議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朝廷因而命之固有名矣至於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臣始不敢容易奏陳應言事臣僚與搢紳高識之士必有爲陛下別白論列者

數日觀聽略無一人啟
惜身畏禍人之
帝情臣受國重恩備位
事有干國家之
大計繫天下之耳目豈可偷安固祿隱而不言
竊見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
壓境致謾書於朝廷倉卒之間命弼使虜弼割
老幼之愛蹈不測之禍以正辨排屈強虜卒復
和議亡身立事古人所難故近者李良臣自虜
來歸識言北方自虜主而下皆稱重之陛下兩
命弼為樞密副使皆弗有其功辭避弗受逮抑
令赴上則不顧毀譽動思振緝紀綱其志欲為
陛下立萬世之業耳去年秋北虜點集大兵聲

言討伐元昊朝廷未測虛實弼以河朔邊備未
設又自請行于今在外已是半年經久弊弊之
術固已畜於胸中事畢還朝俯及都門未得一
陳於陛下之前而責補閑郡外人不知得罪之
因臣亦痛弼有何負於朝廷而黜辱至此臣恐
自此天下忠臣義士指弼為誡莫肯為國家之
用所損豈細哉臣聞知朝廷成命不可追改然
尚有一策可救其失願陛下試加詳擇臣竊見
近日李用和多疾陛下欲假李昭亮副翩管幹
本司公事而武臣中求一代昭亮者甚難中選
臣謂陛下不若因此改弼知定州仍無總管之

職遣一中使宣諭令赴闕奏河北公事畢赴任
俟其陛對慰而遣之弼素稟忠義感此恩遇惟
思效死豈敢更以內外職任爲意別有論列如
此則是朝廷以北事專委富弼以邊事專委仲
淹使朝夕經營以防二虜之變朝廷實有所倚
又北虜素知弼之威望亦可以礼其輕發之志
若無事則棄於閑郡有事則責令扞邊不惟措
置後時亦是國家失體臣所以不避朋黨之疑
思一效於聖聰者蓋以臣下朋黨本求進身今
臣叨竊寵任班著已優不能惜事寡言隨衆上
下漸圖進用而救辯得罪之臣自取禍患臣爲

朋黨不亦拙乎願陛下察臣此心則朋黨之疑
自解兼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
是國家之福惟陛下久而察之不報公前在秦
州嘗言興永洛城不便會公歸朝宣徽使鄭戩
爲四路招討使王静邊寨主劉滬議奏於朝遣
鹽官著作佐郎董士廉同往城之公宣撫還奏
曰今朝廷未能討伐元昊則爲守禦之計修建
城寨遇賊至清野以待之當不戰而自困矣臣
自涇原路相視城寨類皆嶄然鎮戎軍及山
外弓箭手去年差役修城已有勞苦之嗟若今
春止令增築所居城堡必自無辭如聞更修生

户願永洛城頗爲未便蓋永洛城通秦州道路自涇原路新修章川堡至秦州床穰寨百八十里皆生户住坐止於其中通一徑須築二大寨及十小堡方可互爲之援其土功自以百萬計仍須採山木以修敵棚戰樓廨舍軍營及防城器用雖即營就又須正兵三四千人更歲積糧草始能屯守之其費若此止求一日以通秦原之援兵兼去儀州黄石河路才較兩驛况劉滬昨已降永洛城一帶生户近李中和又屈伏隴城川蕃部各補職名爲熟户若進援兵動不下五六千人諸小蕃族豈敢要阻是則雖無永洛

之援官軍亦可往來凡近邊城堡切於保聚人
民尚力有未及何暇於孤遠無益之處枉勞軍
民乎請就差劉滬李中和為涇原秦鳳路巡檢
令每月互領兵於永洛隴城川習熟所通之道
以備緩急策應仍下陝西四路總管司涇原路
經司司且併力修葺逐處未了堡寨其永洛城
候向去別奏聽旨詔從之既而罷四路招討
使改知永興軍戩乃坐前帥移文飭滬等督役
如初二人者遂不奉詔興作不已知渭州尹洙
召滬者再不至乃命瓦亭寨主張忠代滬滬復
不受代總管狄青於是親至德順軍擒二人付

械送於獄戮力救於朝詔洙等與滋等協力又[illegible]
令不預商量朝廷遣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illegible]
害公曰今欲專罪洙青而置滋等不問恐害邊
計若以嫌自避而不言致朝廷賞罰有失是不
忠也滋等實違節制何可無罪列十事以辨析閣
詢還主戳議遂從洙知慶州而城水洛滬但降
官士廉贖金而已士廉詣闕訟其事是時公與
范公富公杜公欲盡革天下弊事而小人權倖
皆不便諸公既相從皆罷去公亦自謂迹不安
矣因自請補外五年三月以資政殿學士知揚
州轉給事中州自僞命楊行密以軍儲之於民

常稅之外借取其半借者系載稅籍公謂聖朝
不當有無名之斂請爲蠲之公在陝西屢陳天
下置義倉不便至此始有詔罷之已輸之粟令
追歸官廩公謂非當日建倉之意於民失信請
盡發以賑貧乏七年五月徙知鄆州京東素多
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爲三限限中不獲者皆抵
罪盜未得而被刑者甚衆公請獲它盜者聽比
折除過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爲
天下法至今用之十一月貝州妖賊王則據城
以河北用兵十二月除公知貞定府貝州平籍
之士卒死敗圍者賻賞於家涅孤兒使繼衣廩

有功得補將校者數百人已降宣補置在逐指揮河北安撫使賈昌朝因一處小有語言乃請已授宣軍員一齊更易已得旨施行公言今兵驕易搖當鎮靜以彈壓苟動有疑畏則上下不寧矣列校就職已安不可紛然遷徙願如舊以安衆心從之北寨谷口有連虜界者山林舊禁採伐後於寨南三十里悉禁之民不爲便公聽樵採如故八年四月河北置四路安撫使除公定州路安撫使都總管知定州前此守臣皆武臣安于無事循尚姑息兵頗驕縱公至則修明軍政剗除宿弊士卒犯令情涉暴橫者立斬以

徇違營傷息皆就律有詔士兵闕都頭以上皆自京差補公謂士卒習執者有階級進遷之望一旦窒其路於軍制未安力請得如舊法近制諸軍在緣邊而亡命者從家屬於內地益防亡入於化外公曰一身犯法未必皆逃虜中使父母妻子流離千里之外轉死道路有足矜者奏得不徙勞李衛公遺法為方圓銳三陣以教兵於是軍聲震河朔裨將如狄青輩皆聞教戒後亦為名將先時契丹入漢界為寇吏執禦捕則以引惹得罪故劫掠居民不已而官司莫敢禁止公先以帥檄移彼中使約束部下尚不聽乃牒邊

吏以時掩殺之朝廷亦聽公如此自是虜寇莫敢犯塞會大水歲饑公夙夜竭力以修荒政廣儲蓄粟設區處以待流徙之民遠近歸之如市又募其壯者使治城隍至春復給路糧遣歸舊業全活者不可勝數優詔褒美略曰都轉運司呈鼎臣等奏去年河北艱食人戶流亡卿多方擘畫全活人命及五七百萬並歸本業蓋是卿用心拯救朕甚嘉之河北安撫司戒邊城禁民毋得市米出門過四斗者坐之公曰諸門豈能口以斗升較之哉況兩熟戶亦吾民何可不恤也命勿禁時宦官楊懷敏管幹河北屯田浩泊

奏禁定州西北山林不得樵採既而督州縣自聒河北以此巡邏日益嚴犯者輒置于法邊人或徙居它處公奏曰北朝廷欲禁近邊山林不許斬伐以杜戎人入寇之略是時并以近裏淺山耕熟之地槩行禁止致邊民遽然失業令薪炭翔貴翻令虜人乘時以取厚利臣遣官行視可禁之處去虜境尚五六十里亦可廣為防蔽已別定可禁之地揭牓諭民非今所禁者任採伐之先是公在真定已開北寨山林至是又除此禁民得地六百餘里民心莫不悅而便之唐縣四山口舊以下戶二百人主巡守公悉罷禁

不代之得歸農業皇祐元年七月上思念執政
舊臣諭政府令推恩於是十餘人並進官公與
富公方領安撫之任同除資政殿大學士二年
明堂授禮部侍郎三年八月除觀文殿學士再
任河北自慶曆八年沿邊始廢見錢入中而以
茶鹽香藥見錢作四說近東州郡即依康定二
年勅作三說由是便糴州軍積滯文鈔至多商
賈不行又爲富室賤價收畜轉取厚利以至穀
價增貴米斗七百芻若干錢公以軍儲漸窘言
四說三說之法不便前後章十上至是始有詔
河北沿邊入中糧草復行見錢之法衆議皆以

爲便公在定久民徳公深數州之民詣闕撾登
聞鼓乞立公生祠時雖不許迨公薨定州就爲
公廟後又有詔載於祀典五年拜武康軍節度
使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知并州入境罷前帥所
興不急之役宦官廖浩然爲走馬承受誣奏前
帥李昭亮因移成徳軍公奏曰臣至此察訪浩
然所言多誣罔近差侍禁馮靖同承受浩然忌
其廉潔無名奏納朝廷亦移靖它路今浩然誣
逐一大帥又望風誣逐一同職官朝廷略不辨
證皆從其請官吏皆愛嘆不安按浩然性貪恣
不法狀甚多願召還使保全不爾臣將行法矣

仁宗俾代歸勑本省鞭之契丹侵我天池公使
稗將蘇安靜諭之曰爾嘗求我修池神之廟得
爾國移文今固在是見侵也虜不服安靜以移
文示之乃服而去又侵我聖佛谷朝廷與之既
以黃嵬山麓爲界乃侵不已公又使安靜與之
爲約揭石塹地而限之後虜人遣蕭禧具湛來
言黃嵬山之界已守約不敢踰此後南北界頗
各謹封略以公文授館伴使張昇昇以生事不
敢受往白政府時公爲樞密使諭昇曰虜辭服
矣宜速受之異日要切之據也太宗朝潘美爲
帥時虜未講和頻出寇鈔並邊之民甚苦之美

乃悉令內徙空此田以為禁地歐陽脩嘗奏乞耕之朝廷就委宣撫使范公相視時明鎬為帥沮止之公曰此皆我腴田民居舊迹猶存今虜已加侵苟失不耕是將遺虜也乃以代州寧化軍如岢嵐軍例去北界十里為禁地自餘地就委鈐轄蘇安靜賁[illegible]卿與兩州通判召募強壯之民刺為弓箭手給田令住坐防邊得戶四千墾田九千六百頃三司歲取河東木栰數萬上供巖谷深險趨河遠民力艱苦既行河路透曲涉一二歲始至京玉丈往往破家產又府州沙谷保德軍大堡火山軍雄勇嵐州合河等津

轉運司規徼利諸津皆置渡斂錢往來者甚艱
阻困於刻剝深爲公私之患公奏悉罷之麟州
僻在河外番漢雜處得以捍邊可省東兵遠戍
祖宗以來撫御異於他州以狄性嗜酒故官爲
摧酤自慶曆後西賊犯邊人户彫殘謀利之臣
不識馭邊體乃興酒禁失人心公請除之詔既
從又以府州相望咫尺人情事體皆同亦當弛
禁未報至公在中書因祫享赦書亦罷之又論
河東一十四軍州諸縣人户稅外每年更有額
定和糴糧草萬數浩瀚民間不勝其苦自來官
中每米壹碩支錢三百文省作四停支遣內一

停見錢七十五文三停支茶二百二十五文約實賣得三十七文五分每石實得一百一十二文五分每草十束支錢一百內一停見錢二十五文三停支茶七十五文約實賣得錢一十二文五分每十束得錢三十七文五分入戶所得至微錢茶虛碎又每次直候差衙前於晉潞等州般到茶貨多是隔年方行支散人戶各有農業不能一一等候亦不能討旁紐筭錢茶分數遞年盡爲豪販之家就賤收買却作人戶交鈔赴官請茶却將往晉潞州入中筭請務引又獲厚利人戶所得十無一二上件稅外額定糧草

歛名和糴其實白配人戸公乃會所支錢茶之數實可糴米若干欲止令納實糴之數更不支錢茶官自糴粟時主計者以行之已久未可遽改後公在中書請革此弊乃詔三司自來河東路和糴糧草支一分見錢三分茶自今並以見錢給之公以天下里正衙前爲弊已久因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自兵興以來殘剥不甚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以苟脫溝壑之患殊可痛傷國朝初置里正主催稅及預縣中差役之事號爲脂膏遂令役滿

吏人重難衙前承平以來科禁漸密凡差戶役
皆令佐親閱簿書里正止令代納逃戶稅租及
應無名科率亦有未曾催稅已勾集上州主管
綱運又每鄉被差疏密與物力高下不均假有
一縣甲乙二鄉甲鄉有第一等十五戶每戶物
力及三千貫乙鄉有第二等五戶每戶物力及
五百貫即甲鄉十五年一役乙鄉五年一役富
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為民父母
之意乎請令罷差里正衙前只差鄉戶衙前
令轉運司將逐州軍見勾到里正衙前人數立
為定額令本縣令佐將五等簿於一縣諸鄉中

第一等選一戶物力最高者爲之如更差人亦倣此若甲縣戶少而役者即權許於乙縣戶多而役稀處差顧者未盡實而顧決戶者亦聽其稅賦又令戶長催輸以二年一替於是下京畿河北河東陝西京東京西轉運司相度利害而皆請如公所議便遂詔罷天下里正衙前先是公爲樞密副使言并益州素號大府昔朝廷責其叛命遂降州名今四海一家皆被聲教獨此二郡尚以惡逆貶之士人常以爲恥宜因赦恩併復舊號不報至此上奏太宗御容安於并之統平殿公因又言太宗皇帝以劉繼元請命後

時毀太原舊城徙其民於唐明因降州為軍事于今州不書牓門無樓不立戟至此幾八十年當時助紂之民淪没殆盡後之子孫奉賦役沐聖化與四方同今儀衛入境士民歡呼願因此時與除降黜之迹以慰衆心章說上翰林學士胡侑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閼伯於商丘主火而商為宋星遷實沉於臺駘主水而參為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為晉地參商仇讎之星今爲晉者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僞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

舊制公議遂格後公為相卒因祫享赦恩復二州為太原成都府焉帥府歲遣將統內郡兵戍河外謂之防秋公曰羌人服命久矣下時徙耗邊頓寇來當預知罷不遣又請三路兵每遇春秋大閱武藝絶倫者與免軍中諸役將窠有闕先補之從之大通監西冶歲錄青鐵十餘萬所用礦炭錢糧自劉繼元於交城縣直取於民所積鐵已數百萬可支百年支用公請權停興扇五七年詔從之河東俗雜羌夷死者燔而後瘞貧者寄骨佛祠中歲久盈積不可勝數公下令開諭自今毋得燔為買田近郊立表四隅為園

刻石著令使民得葬於園中自是風俗遂變公
屬疾奏乞太醫齊士明而翰林醫官院言士明
當診御脉不可遣上曰韓琦吾重臣也立命内
侍竇昭齊挾士明來視之公因以疾乞上旌節
守便郡命以節度使知相州幷人環擁號泣者
萬計盡日不得出郭門至有毀橋斷路隨數驛
然後還者相州利城軍鐵冶四十年前鐵礦興
發山林在近易得礦炭差衙前二人歲納課鐵
一十五萬斤自後採伐山林漸遠所費浸大輸
納不前後雖增衙前六人亦敗家業者相繼本
州遂於六縣中白差上等人户三十家充軍户

更不興扇止令歲納謀鐵民甚爲苦公奏停之
又論河北諸州當榷鹽之初以官鹽散於郭主
客户令納見錢及鹽法通行其鹽錢遂爲半額
而不除主户則尚能隨屋税納官客户則逃移
莫知其處但名掛簿書而已遂差坊正五十人
立令認納謂之客户乾食鹽錢人皆賠錢百餘
貫歛之無名良可矜憫請應河北客户乾食鹽
錢令坊正賠納者特賜除之詔從之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四